

別頭鴛鴦會一名三送命一名冤報冤

入話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秦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遙夜定憐香蔽膝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兩處愁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鉄石打成心性却

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以使人愁只因揮看虞姬

戚氏豪傑都休

右詩詞各一首里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

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

仁人君子弗能忘之音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慧遠曰順覺如磁石遇針不覺合為一處無情之物尚尔何況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則管說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个臨淮武公業於成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弱不勝綺羅善秦聲好弄筆公業甚愛之比隣乃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遂厚賂公業之閹人以情告之閹有難色後為賂所動令妻伺非烟聞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不答關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牋題一絕于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上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緘之祈關媪送於非烟上讀畢吁嗟良久向媪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不得當之嘗憐武生貧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於金鳳牋詩曰

畫簷春燕須知宿

蘭浦双鴛肯獨飛

長恨梅源諸女伴

等閑花里送郎歸

封付關媪會遺象上啓緘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室焚香時上虔禱以候越數日將夕關媪促步而至笑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非烟語曰功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即君之前垣也若不嘲約好專望夾儀

方可候晤語罷既薰黑象乘梯而登非烟已令重榻於下
既下見非烟艷粧盛服迎入室中相攜就寢盡繾綣之意
焉及曉象執非烟手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誓幽
明永奉勸狎言訖替歸茲後不盈旬且第得一期於後庭
矣展幽微之思整宿昔之情以爲鬼焉不知人神相助如
是者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過撻其文奴上啣之乘間盡
以告公業上曰汝慎勿揚聲我當自祭之後常至五日
乃密陳狀請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至門俟暮鼓既作
躡足而回循墻至後庭見非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
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上覺蹣出公業持之得其
半襦乃入室呼非烟詰之非烟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

縛之大柱鞭楚血流非烟但云生則相親死亦無恨遂節
盃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

憐

雨散雲消

花殘月缺

且如趙象知機識務事脫虎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
也于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二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
貪惟朝上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口橫刀下命赴陰間致
毋不得侍妻不得顧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飢於永晝靜而
思之着何來由况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个

娥眉本是嬋娟刃

殺盡風流世上人

權做个笑裏頭回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

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个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泚
玕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梅花比梅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
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於刺鳳能
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風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
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也不就每與鑿穴之私常感傷
春之病目恨芳年不偶鬱鬱不樂垂簾不捲羞教紫燕双
上高閣慵凭厭听黃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
成商調醋葫蘆小合十篇擊于事後少迷斯女始末之情
奉勞歌伴先听格律後听蕪詞

湛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身腰比
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的諸般齊妙縱司空見慣也魂

消

况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豪門巨族王孫
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蹊蹊描眉
畫眼付粉施朱梳个縱髮頭兒着件印身衫子做張做勢
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因此閭里皆鄙之所
以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二十餘歲隔隣有一兒子名
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家嬉戲不料此女以動不正之
心有日矣况阿巧不甚長成父母不以爲恠遂得通家往
來無間一日女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
焉忽聞扣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
且此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憤實一開不能自己阿

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之死哀痛彌極但不敢形諸
顏頰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脩眉恨尚存痛知心人已亡霎時間雲雨散巫陽自
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撒下一天情況則除是夢裏見才
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皆由
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蹀躞不下倏爾又是一個
月來女兒晨起梳粧父母偶然視听其女顏色精神語言
恍惚老兒因謂媽曰莫非淋瓊做出來了除不知其女
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華狼籍花心柳眼已開殘
媽上老兒互相埋怨了一會只怕親戚耻笑常言道女大

不中留也在家中却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
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也和老兒說罷央王嫂也作媒
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也來說嫁與近
村某二郎為妻且某二郎是個農庄之人又四十多歲只
圖美貌不計其他也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忽間十
有餘年某二郎被他徹夜盤弄衰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
心已灰柰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賓有
事某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
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蕭牆禍起片時間到如
今反為難上難把一對鴛鴦鶼鶼散倚欄干無語淚偷彈

那某大郎斥退西賓擇日殯葬之柩這婦人不免守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着人防閑本婦自揣於心亦不敢妄爲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或缺一餐家人咸視爲蔽帚也將及一年之上某大郎自思番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辱門敗戶遂喚原媒眼同將婦罄身趕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瀆網其餘服飾亦不較也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番那有好氣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俾人說合求爲繼室女父母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人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听得備細就下盒盤羊酒消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猪羊奔屠宰之家

一步上尋死路

是夜盡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個新人錦繡衾中各出一般舊物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芳笑吟上攜手上牙床恣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斷絃重續兩情償

他兩個自花燭之後日則金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藉水似漆投膠一个全不念先夫之恩念一个那曾題亡室之音容婦美夫之殷富夫憐婦之半儀兩個過活了一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虞使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

清平山堂詞話卷之
籟上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休既為夫婦不須如此各道
保重而別別去又早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
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守岑寂好生難遣覺身子困倦步
至門首閑望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資質豐
粹舉止閑雅遂問隨侍阿滿上道此店乃朱理秉中開
的此人和氣人稱他為朱小二哥婦人問罷夜飯也不吃
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二更忽聞
稍人嘲歌聲隱約記得後兩句曰有朝一日花容退双手
招郎上不來婦人自此復萌覬覦之心往倚門獨立朱
秉中時來調戲彼各相慕自成眉語但不能一敘款曲為
恨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美溫上顏回肥光油上髮髮長他半生花酒肆顛倒
人前扯拽都是謊全無有風雲氣象一謎裏竊玉與偷
香

這婦人羨慕朱秉中不已只是不得轉巧一日張二官討
帳回家夫婦相見了敘些閒闊的話本婦似有不悅之意
只是免強奉呈一心倒在朱秉中身上了張二官在家又
住了一个月之上正值仲冬天氣收買了雜貨趕籓賃船
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
又討不上手俄然逼歲不得歸家過年預先寄此物事回
家支用不題且說朱秉中因見其夫不在乘機去這婦人
家賀節留飲了三五盃意欲做些暗昧之事奈何往來之

人應接不暇取便約在灯宵相會秉中領教而去撚指間
又屆十三日試灯之夕於是戶戶鳴鑼擊鼓家戶品吹竹
彈絲遊人隊隊踏歌聲仕女翩翩舞袖鰲山綵結菟莖
百尺矗晴空鳳篆香濃縹緲千層籠綺陌間庭內外容
寶燭光輝傑閣高低燦華灯照耀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奏簫條一派鳴絃池蓮萬朵開看六街三市鬧攘攘笑
聲高滿城春似海期人在灯前相待幾回家又恐燕鶯
猜

其夜秉中老早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也在門
首拋聲術俏兩個相見暗喜准定目下成事不期伊母因
往觀灯就便探女上扃戶邀入參見不免留宿秉中等至

夜分闕上歸臥次夜如前正遇本婦恠問如何爽約挨身
相就止做得个吕字兒而散少間具酒奉母上見其無情
無緒向女而曰汝如今遷于喬木凡宜守分也與父母爭
一口氣豈知本婦已約秉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
貼卦平日買兩盒餅餼雇頂轎兒送母回了薄晚秉中張
个眼慢鑽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灯也不看解衣相抱曲
盡于飛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奧處
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朱秉
中日常在花柳叢中打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要

一要濫於撒謊

二要不算工夫

三要甜言美語

四要軟款溫柔

五要也斜纏帳

六要施呈鎗法

七要粧聲做啞

八要擇友同行

九要串枝新鮮

十要一團和氣

若狐媚之人缺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又到本婦便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報黃昏角數聲助凄凉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為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痒不能勾相偎相傍惡思量素損九迴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西相會要連歇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氣悶就害起病來頭

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顛望回家將息取樂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帶了一個愁帽遂請醫調治倩巫燒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反受辛苦似在外了且說秉中思想行坐違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稱道小第久踈趨侍昨聞榮回今特拜謁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鷄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翌日張二官赴席秉中出妻文奉勸大醉扶歸已後還了席往來上本婦但聞秉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隣壁厭聞張二官指望便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何日之阿巧支手某二郎借來索命勢甚憊惡本婦懼怕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言逕往洞虛先生卦

肆卜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橫死老幼陽人在命
為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就可辦俗福物酒果冥衣
各一分用鬼宿渡河之次向西鋪設苦上哀求庶有少救
不然不可也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柳榆來若怨咱朦朧着便見他病懨懨害的眼兒花瘦
身軀怎禁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罷幾時節離了兩冤

家

張二官正依法祭祀之間本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某二郎
擊手言曰我輩已訴于天着來取命你典後夫張二官再
四懇求意甚虔恪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
之人却假弓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歛然不見了本婦當

夜似覺精爽些个後有日復舊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秉
中旦夕親近魏送迭至意頗疑之尤未為信一日張二官
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秉中執王聯坐張
二官倒退揚聲秉中迎出相揖他兩個亦不知其見也話
說的張二官當時見他殷勤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藥
个滿懷轉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個若犯在我手
裏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以
是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懸掛
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匿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
渴欲一見終日去接秉中上日也有些病在家裏至初
五日阿滿又來請赴會為會秉中勉強赴之樓上已張楚

水陸矣盛兩玉煎石首貯二器炒山雞酒之旨清糖元魚
悉其餘有饌蔬果未暇盡錄兩個家相喜氣亦不羨其他
也奉勞歌伴再和別聲

綵溶上酒滿斟紅焰上燭半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
吃得玉山時自倒他兩個貪飲貪笑不隄防門外有人

瞧

兩個正飲間秉中自覺耳熱眼跳心驚肉戰欠身來退本
婦怒曰惟見終日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你道你有
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鴦會之主意夫

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不成双死作一對昔
有韓濕妻美郡王欲奪之夫妻自殺王恨兩塚瘞之後塚

上二連理樹上有鴛鴦悲鳴飛去此兩個要效鴛鴦比翼
交頸不料便成語讖况本婦竟能聞得病好就便荒淫
無度正是偷鷄貓兒性不改養漢婆娘死不改再說張二
提刀在手潛步至門梯樹竊聽見他兩個戲謔歌呼歷歷
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磚去本婦就吹滅了燈聲也不
則了連打了三塊本婦教秉中先睡我去看便來阿滿
持燭前行開了大門並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个端陽
佳節那家不吃幾盃雄黃酒正要罵間張二官踉蹌下來
喝道發賤你和甚人宵夜吃酒本婦諱得戰做了一團只
說不不不張二官乃曰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元做
甚麼本婦又見阿巧某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

盡秉中赤條三藺下床來匍匐口稱死罪七情愿將家
私并女奉報哀憐小第母老妻嬌子幼女弱張二官那里
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當初本
婦臥病已聞阿巧某二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
人假手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被張二官殺死
一會之人乃秉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
故知士矜才則德薄女恣色則情放若能如執盈如臨深
則為端士淑女矣豈不全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琴
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如明則戒之敦崇風教未為晚也在
座看官要備細請看叙入畧漫听秋山一本刎頸鴛鴦會
又調南鄉子一闕于後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見拋磚意暗猜入門來竟已驚舉青鋒過處喪多情到
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了他三條性命果冤七相報有

神明 詞曰

春雲怨啼鴉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刃冤七
惆悵芳魂赴九泉 抵死苦番連想是前生有業緣景
色依然人已散天七于古多情月自圓 正所謂當時
不解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新編小說刎頸鴛鴦會卷之終

青平山堂 一則項七尺

七